



## 汪小黄

□ 汪泰

汪小黄是我家的一只小猫。今年五月中旬一天,儿子小两口去汪曾祺纪念馆,在馆前广场西侧草坪听得一声微弱的猫叫,循声望去,一只小猫蜷缩在草地上,不时张嘴细吟一声。俩孩子拾起小猫,猫眼还未睁开,来到这个世界也就三五日,不知是被人丢弃,还是被本流浪的母猫丢弃的。二人顿起怜悯之心,便带回了家。

小猫温顺,除了轻轻喵一两声,趴在纸箱里也不动。没有母猫的照料,这么小的猫,能活吗?还好,把奶嘴塞它嘴里,它知道吮吸。我放了心,会吃,就不会饿死。

小猫几天一个样。喂奶前,先用面巾纸温柔触动小猫的排泄部位,说是给它一点刺激,让其排尿。果然,猫尿一滴一滴地下来。小猫会拉屎了,一点点,深褐色,硬硬的,我放了心,小猫不会被屎尿涨死了。

小猫日渐活泼,纸盒关不住了,眼还没睁,前爪就扒着纸盒的壁站起来,它要出来呢。把它抓起放在地上,就拖着后爪乱爬。一周后,睁了一条缝,过两天,另只眼也开了,两条缝,很丑。又过了几天,两眼圆溜了,叫声也有点力气,大概率死不了了。

说是只橘猫。它底色淡黄,全身有一圈圈褐色条纹,从背后看,全身的条纹呈一幅精致美妙的轴对称图形,每根条纹从背上往腹部环绕过去。

得叫它个名儿吧。正巧,微信视频上看到马未都先生抱着一只小橘猫,对观众说是捡到的流浪猫,叫马小卡。说到这里,这猫居然喵了一声。马先生笑说,这猫还真是应景。南京红山动物园里有只老虎叫汪小白。怎么姓了汪?儿子说,大概饲养员姓汪吧。我就说,这猫就叫汪小黄吧。

汪小黄喝了近一个月的羊奶,每天六顿。体重有了二百多克。门牙长出来了,尖得很,两旁的牙也渐渐长出。孩子们买来了猫食、猫砂、猫砂盆,阳台成了汪小黄的小天地。喂奶时,它的两只小爪抱着奶瓶,急吼吼的,像饿得不行。猛吸一阵,就松开嘴,再喂也不吃了。把猫食用水泡软了给它吃,它嗅嗅,碰也不碰。又过了几天,给

它干猫粮,它居然兴趣盎然地张嘴叼食,嚼得咯嗒咯嗒的。从此,汪小黄居然就不肯再喝羊奶了。

汪小黄日渐其大,阳台门口擦起的纸盒拦不住它了,只见它两前爪往下一按,后腿一纵便跳上纸盒进了客厅。我爱人不许它上床,关了房门,其余地方任其自由。

汪小黄大了,不安分,好奇心强。它爱钻各种狭窄的空间,洗衣柜肚子,茶几底,纸盒板倒钻进去又出来,爱钻垃圾桶,钻进跳出,不把垃圾桶放倒不罢休,逮到垃圾桶里的一小纸片,能玩半天,用左爪拨到右侧,右爪拨到左侧,一路向前。你在踢足球吗?我说。它朝我望望,喵一声。一日,我爱人出门,我没在意。半天下来,见不着汪小黄了。我喊汪小黄,我学猫叫,我到处找,坐电梯从三楼到顶层,再一层层找到一楼,都不见影子。回家,走到小房间,见床上一个装衣服用的拎袋,顺手拿起准备挂起来,猛觉得袋子很沉,一看里面竟是汪小黄。喊它不应,找它不见,原来钻在这袋子里睡大觉呢。我拎起袋子往下一倒,它凌空转到一边去了。说猫能在空中自动调整姿势平衡身体,让自己的四爪落地,爪底厚厚的肉垫能缓冲落地的冲击不至受伤。深信。

汪小黄很忙,喜欢用爪子扒墙角,扒纸箱的外棱角,直扒得纸箱棱角破烂肉、碎纸屑落地才称心,且乐此不疲。阳台上那个高一米五、有四层的金属花架,是它远眺窗外花花世界的观景台。它一高兴,便一个花盆一个花盆地转悠、蹂躏,花盆都成了光盆,无一幸免。“养花不养猫,养猫不养花”,真是至理名言。它爱登上桌子、灶台等高处,用一只爪把桌面上的物件往桌下挪,挪一下,看你一眼,直到东西落地,旋即跳下桌,两只前爪一左一右拨弄着欢喜玩它的去了。人一不注意,它便跳上餐桌,钻进桌旁装饰橱的橱洞,用力嗅里面的物件。我怕它弄翻里面的东西,用棍子赶它下来,它要么往下一躺,把脑袋朝腿上一埋,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,要么肚皮朝上,任你打也不动弹,成

了个小无赖,让人好气又好笑。没法,只好用手托住它的肚皮,强行拿出来扔下地。

有时,它会悄悄在你腿旁用前爪戳你一下,轻喵一声,看你一眼。你不理它,它再轻戳你一下,又柔柔地叫一声,那声音柔软得你不忍不理它,它这是要你陪它玩会儿呢。你轻撸它的颈背,它舒服地打着呼噜,可猛然想起什么,转头就张嘴咬你的手。它喜欢张嘴衔住你的手指,轻咬掌腹的软肉。可它一定不是真咬,若真咬,那么硬的猫粮都能咬碎,何况肉乎?我爱人常呵斥它,用小棍赶它下沙发,它会趁她不在意时,从远处扑上来,用双爪猛推她的大腿,然后快速逃之夭夭。它这是报复她呢。它喜欢与人在一起,喜欢蹲在人的旁边,一本正经地看你做事,有时还不放心地凑到你的手边嗅嗅看看,不知道它什么心思。

墙边踢脚线上方有个很小的斑点,它以为是什么东西,盯着看,然后猛扑上去,用前爪击之,再看,斑还在,于是又扑,反复几次才悻悻走开。第二天照旧又跳又扑,可见汪小黄的心智不逮。

它最温情脉脉的时候是早上,到阳台给它喂食,它围着你的双腿转来转去,蹭你,轻柔地喵喵,让你忍不住要抚摸几下。猫的面部肌肉群少,不能像人那样有丰富的面部表情(手机视频里的猫会笑,那是AI逗你玩的),因此汪小黄的脸色是严肃的,一副冷峻的眼神,尽显高贵和唯我独尊,像在思考什么问题。把它关在阳台上,久之,它会蹲在花架上,圆溜溜的双眼忧郁地盯着室内的人,带着一肚子怨气,对着你叫,声音如泣如诉,让你心软,不得不让它进来。

汪小黄是只小野猫,它的性格开朗活泼,不认生,不封闭自己。来装抽油烟机的师傅进门,刚把工具箱放下打开,它猛地跳进去就躺下了。把它抱出来,它喵喵两声,把两只前爪搭在师傅的裤腿上,像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。人家大笑,说有缘呢,跟我走吧。

它专吃猫粮,也爱吃熟山芋。烤熟的山芋,掰一大块给它,它闷着头一会儿就吃完了。偶尔还会跳到灶台上偷片青菜叶,下去嚼半天,菜梗全光,留点叶儿。

快7个月了,汪小黄从抱回家的160克成了3500克。

汪小黄已成了家中的一员,它似乎并不晓得自己叫汪小黄。

我越往前走,步幅越小,小腿甚至微微打颤。我真想撂下担子歇一会,但是不能,因为撂下担子,稻穗会撒落一地。我望望打谷场,还有多远呢。只好埋头赶路。桑树扁担似乎也吃不消了,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响声。我的右边肩膀疼了,连忙把扁担从脖子后面转到左边肩膀上。走一路,转一路,肩膀火辣辣的,似乎磨破了皮。我就用双手托着扁担跑。扛着空担的妻子回头了,要换我挑,我气喘吁吁地说:“不用,你去田里挑吧!”擦肩而过的乡邻们也在为我鼓劲加油,我只能哼着回答:“嗯……嗯……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

我颤颤巍巍地走到打谷场,猛地耸着肩将扁担往侧面一摆,解开绳扣,用扁担套住麻绳的两头往前一抽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连忙跑到盛着凉开水的盆子面前,舀一碗水,仰起头,“咕噜、咕噜”地灌了起来,活像老牛饮水。稍作休息后,我准备走向田头。这时,妻子的第二担稻把已经挑到打谷场了……

挑稻把的往事已经过去30多年了,每每想起这事来就觉得那是一段苦难的人生,也是淬炼我从孱弱走向硬朗的光辉岁月。

## 挑稻把

□ 陶鸿江

子见状,一边擦着额头的汗,一边急急匆匆地赶过来,埋怨道:“真是懒人挑重担,不会少挑点呀!”说着,让我站到扁担中间,弯下腰,她用两只手将扁担托到我肩膀上,然后让我慢慢地直起腰来。我缓缓直腰时,身子有点打晃。妻子问我要不要拿下两个稻把。我咬咬牙说:“没事!我能行!”妻子嘱咐说:“实在挑不动,就撂下扁担休息一会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就跑起来了。

一路上,挑着重担的乡邻们从我身边不停地超过。妻子也赶了上来,一边说“你慢点跑”,一边风也似的从我身边掠过。沉甸甸的担子虽然压弯了她的腰,但她仍“嗨哟、嗨哟”地迈着稳健的步伐朝打谷场走去,她的坚韧和毅力令我佩服不已。不一会儿她已甩我很远,我在心里叽咕:怪不得人家称你‘机器人’呢!

在稻把的重压下,我不停地流汗,围在脖子上的毛巾都滴水了。

普鲁斯特写过一本书,谈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。“这些事看起来就如一个人中了邪躺在河底,眼看潺潺流水,粼粼流光,落叶,浮木,空玻璃瓶,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。”这本书书名的翻译曾经让很多人绞尽脑汁,最后决定的名字是《追忆逝水年华》。

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人生,就像躺在一条川流不息的河底,可在我的阶段,我不是鱼也不是水,不是中了邪的人,我本身便是落叶、是浮木、是玻璃瓶。我还没有得到真正能审视一生的资格,似乎占据着我的更多的是无可奈何,我感受着流淌的水流却什么都看不见,原来把我的无可奈何刨开,是空空如也。

然而人在年少的时候手里握有很多不可名状的强大,可以说是时间、是志向,其实还要更为广义,我难以去形容这种强大。我们可以用它们去换很多东西,换梦想实现、换名利双收,很多人认为自己在白手起家,用“无”换“有”,可是在我来看,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在不断失去,人越成长便越失去。一个人在小的时候,他可以是科学家,可以是画家是宇航员,可以是天上的鸟是春天的花,他可以是一切。可是他终究会渐渐失去这些可能性,他不敢再去想象,不敢再去闯荡,最后他的人生种种也不过变成落叶浮木,最好也只是变成片片落英,然而他躺在河底,什么都握不住。似乎人越老,才越空空如也、无可奈何。

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写道:“那一天我二十一岁,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,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爱,想吃,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后来我才知道,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,人一天天老下去,奢望也一天天消失,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可是我过二十岁生日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,什么也锤不了我。”

今年的我比那时候的王小波还要大几岁,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被生活高高举起要向我砸过来的锤头。有时候假期在家,我躺在阳台的躺椅上,我的妈妈在我对面看书,阳光打在她脸上,我会忽然想到,倘若二十多年前这个美丽的女人没有嫁给我爸,一切会有什么不同。她也许也规划过她的人生,也许也想过和大学时候的某一任男朋友走到人生的最后。可是很多可能性都在慢慢消失,生活总会塞给你一个结果,不论酸甜。但是在那个静谧的下午,没有人怅然若失,妈妈轻轻地翻身,阳光如二十年前一样地倾洒、铺满地面。窗外似乎有燕飞旋。

时间其实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长

## 无可奈何花落去

□ 郭筱

河,无法从其中分割出一个截然的段落。我们把时间划分成日、月、年,是从自然借来某一种现象,以地球、月球、太阳或季节的循环来假设时间的段落。时间,也便俨然有了起点和终点,有了行进和栖止,有了盛旺和凋零,可以供人感怀伤逝其中种种无可奈何了。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,在岁月的关口,哪怕明知这关口什么也守不住,却因为这虚设的关口,仿佛也可以驻足流连片刻,可以掩了门关,任它外面急景凋年,我自与岁月无关啊!

罗曼罗兰说: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人生如逆水之旅,我们都不是勇者,年轻的时候,在跌跌撞撞中摸索着前行,逐渐走向成熟,待到懂得的时候,却已不再年轻了。慢慢地知道,行走在尘世,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心,让其变得强大起来,这样,无论风起雨落、潮来潮涌,都不会将它打得七零八落。

像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所言:“尽管世界上有无数的人,但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温暖和熟悉。”在无可奈何瞬息万变的生活里,总有一些东西是恒常不变的,比如我们的记忆、情感,以及那些曾经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瞬间。它们如同每年春日归来的燕子,穿越岁月的迷雾,为我们提供前行的力量和勇气。

人生百年,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挥霍。时光,总是匆匆,太匆匆,要学会珍惜。

生命虽短,但记忆和情感却能穿越时空,成为我们与世界连接的桥梁。正如萨特在《存在与虚无》中提出的:“存在先于本质。”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和塑造自己的本质,而这一过程,正是在与时间的抗争中,通过记忆与情感的累积,逐渐完成的。在变老的路上,渐渐懂得,亲人,是一世的缘分,下辈子,无论爱与不爱,都不会再见。子欲养而亲不待,多给些陪伴,便不会有憾;孩子是生命的延续,多给些关怀,便不会有悔;爱人是一生的相守,多给些温暖,便不会有怨。

每一天,我都祈望,心绪安然。不必去想,那年巷子口走失的那个人,是否还会与我温柔相见;也不必去问,那树上开的花,是否还是去年的那一朵。

——于是,燕归来。

## 高邮湖

□ 张玮

沃,特别适宜养殖鸭子。咸鸭蛋是高邮的一大特色。清晨,喝着白粥,咬上一口黄心冒油的咸鸭蛋,味蕾瞬间被这鲜香细腻所包裹。蛋白咸香适度,蛋黄松沙细腻,入口酥软即化。此外,高邮湖大闸蟹也毫不逊色,肥美鲜嫩,被誉为“中国十大蟹”之一。

高邮湖的文化底蕴深厚。“我的家乡在高邮,风吹湖水浪悠悠,岸上栽的是垂杨柳,树下卧的是黑水牛……”千百年来,高邮人靠水吃水,对这片湖泊感情深厚。这湖水浸透了每一个高邮人的内心,也孕育了高邮特有的水文化。水文化独特的阴柔之美,使得这里的民风别具一格。汪曾祺先生就出生在高邮,他的思想深受这片湖水影响,他的作品蕴含着水的特质,以含蓄、空灵、淡远的风格构筑出深厚的文化韵味和永恒的美学价值。

高邮湖的风景如诗如画。站在岸边眺望,高邮湖一望无际,湖岸处大片的芦苇随风摇曳。湖水宛如明镜,湖边生机勃勃的莲荷亭亭玉立、婀娜多姿,一群群鱼儿在莲荷丛中穿梭嬉戏,蜻蜓静静落在荷花上,不愿离去。远处不时惊起一群鸳鸯,它们在湖面荡起一圈圈涟漪,又在天空中划出灵动的弧线,那份自在令人陶醉。这多彩多姿的画面,共同构成了高邮湖最为动人的风景。

高邮湖生态湿地公园仿若世外桃源,幽静深邃,恰似画中景致。据讲解员介绍,每年金秋时节,这里会迎来大批候鸟。这些天空的使者飞越千山万水,历经重重困难,迢迢南下,来到高邮湖。有的在此短暂停留歇息,有的则在此安家筑巢。每逢此时,高邮湖会聚集雁鸭类、鹤类、鸕类等众多鸟类,数量达几万只,甚至还有大天鹅等珍贵的国家保护动物。

高邮湖的特产丰富多样。这里的人们尊重自然,大自然也给予丰厚回报。高邮湖水水质优良,土壤肥